

艺人的立场

过去的中国,唱戏的艺人,属于下九流,虽然红的时候有达官贵人来捧,而且收入不菲,但身份地位依然逃不出下贱二字。《红楼梦》里的红戏子琪官,粗鄙的薛蟠和温柔的宝玉,都喜欢得不得了,但究根问底,却脱不出玩赏的潜意识。清末时节,西太后老佛爷带头提倡京戏,市面上的好角儿,都先后进宫供奉,一被品题,身价百倍。最高领导带了头,王公大臣自不落后,一时间军政民商各界,一齐来凑趣,戏园子爆满,堂会连连。前三鼎甲、后三鼎甲,谭叫天、小叫天、盖叫天,南可以唱到上海、武汉、长沙,还可以出国,唱到平壤、汉城。八国联军占了北京,商家为了跟洋鬼子联络感情,花大钱请名角,请联军司令瓦德西赏光看戏,咚咚的锣鼓害得老瓦头痛欲裂。

尽管如此,艺人的“贱”并没有为此稍减。大家心目中,还是有个“玩”的意思在里面。清末“逛相公堂子”,跟逛胡同是差不多的意思。

艺人地位轻贱,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立场的话,却往往站在统治者的一边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,艺人们最爱演的戏是《铁公鸡》,歌颂清军将领张国梁。京剧名角之一的孙菊仙,还从军参战,混到了三品顶戴。那时候,底层闹的乱子特多,但艺人,包括民间草台班子的艺人,很少有站在闹事者一边的。只有闹义和团时,有编了“时事戏”《火烧望海楼》之类唱赞歌的,但那时义和团是得到老佛爷嘉许的。个中的道

史海钩沉

张鸣著

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



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,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。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,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。在书中,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,把晚清到民国有关争议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儿道来:讲风流政客陈公博、警察头子赵秉钧,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……

理很简单,尽管农民造反给下层百姓出气,但在造反的过程中,却会危及唱戏人的市场和票房,就算有山大王请来(或者绑来)唱戏,但不给钱是说不定的,有时候甚至连吃饭的行头(戏装和家什)都会赔进去。有秩序,有稳定,才会有戏唱。艺人虽不识字,却无师自通地明白这个道理。

当事情牵扯到外国人,尤其是中国跟外国打仗的时候,艺人们也有立场,那就是

选择站在中国人一边。虽然不见得去前线演戏劳军,但在后方,唱几出某某征东或者征西的戏文鼓舞士气的,每场战事都免不了。可是艺人唱是唱了,仗却总是打不赢,于是艺人就有了牢骚,埋怨朝里出了奸臣。戏文里,这种事情很常见,中国人跟狄夷打仗,前方将士卖命,后方总有奸臣作怪,里勾外联。不仅艺人这样想,喜欢看戏的国人,包括士大夫也这样想。所以,鸦片战争打不赢,是由于有穆彰阿、琦善,后来则有李鸿章包圆,充当现代的潘仁美。中日甲午战争,中方的主事者是李鸿章,战事不利,李中堂被褫夺了黄马褂。战败后,作为羞辱中国人的一招,日本逼李鸿章去马关签条约,这当然更坐实了李的汉奸罪名。据说京城一次演《白蛇传》,到水漫金山一节,当时著名的苏丑(京剧丑角分讲苏白的苏丑和讲京白的京丑)刘赶三,临时抓眼,对穿黄衣的龟将喊道:快上,再缩头缩脑,扒了你的黄马褂!观众哄堂大笑,都知道他在讽刺谁。

立场归立场,如果洋人真的打进来了,而且占了中国地方不走,艺人还得吃饭,该唱戏还得唱戏,比如刚才提到的给瓦德西唱,也得唱。抗战期间,像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,不再唱戏的艺人,毕竟是少数。多数人没有什么积蓄,还要吃饭,尤其是那些家累重的,比如像马连良,不仅要养活一大家子,而且一个戏班都指望他,所以,连日本人逼他到满洲国给溥仪唱戏,他都不能不去。——这在解放后,成为他最大的心病。

可怕的远足

关东地区的大地震,是一次可怕的事件,但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。地震引起的火灾刚刚控制住,哥哥就急不可待地对我说:“小明,去看看火灾痕迹吧。”我简直像远足一样,兴致勃勃地和哥哥一同动身了。

等我发觉这个“远足”是多么可怕而想退回时,已经晚了。哥哥看出我要打退堂鼓,便硬拉着我足足跑了一天,观看了大片火灾地区,还看了难以计数的尸体。开头只是偶尔看到几具烧焦的尸体,但越走越近工商业区,这样的尸体越多。哥哥不容分说,抓住我的手走近尸体。

火灾后是一望无边的暗红色。火势很猛,以致所有木材都成了灰,那灰时时被风扬起。这种地方跟红色沙漠毫无二致。

在这令人窒息的红色之中,躺着各种姿势的尸体。有烧焦的,有半烧焦的,有死在阴沟里的,有漂在河里的,还有相互搂抱着死在桥上的。还有一块四四方方的地方摆满了尸体。总之,我看到了以各种各样姿态离开人世的人们。

当我不由自主地背过脸去不看的时候,哥哥就厉声斥责我:“小明,好好看看!”

我不想看,为什么非让我看不可呢?我不明白哥哥是何居心,十分痛苦。特别是站在已被染红的隅田川岸上,望着那些渐渐漂上岸边的成堆的尸体,我浑身无力,简直马上就要跌倒。哥哥无数次揪住前襟提着我,让我站稳:“好好看看哪,小明!”我毫无办法,只好咬着牙去看。

我看到的一切,实实在在难以形容,也难于表述。记得



人物传记

「巨」黑泽明著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,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,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,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,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,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,娓娓道来。

当时我想起,地狱里的血海也不过如此吧。这里我写的染成红色的隅田川,并不是用血染成的红色,只是和火灾废墟的暗红色一样,像臭鱼眼睛那种由混浊的白色变成的红色。漂在河里的尸体个个膨胀得快裂,肛门像鱼嘴一样张着。有的母亲背上还背着孩子。所有的尸体都按一定的节奏被水波摇晃着。

极目望去,不见有活人踪影。这里,活人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。我觉得我们两人在这

没人要董笑

这时候是早餐已过而午餐还没开张的时候,所以刘再进的面馆里没什么人,只有两个服务员坐在那里剥葱择菜,他们正在说昨天晚上晚上的足球。

“刘再进在不在?”烧饼气喘吁吁地问这两个服务员。

这两个服务员都迎着光亮看烧饼,他们都认识烧饼,但他们不知道烧饼为什么会揪着自己闺女耳朵。烧饼又问了一句,这两个服务员才说刘再进在里边做卤呢。面馆的卤从来都是他自己做,他做卤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在旁边,他怕把手艺传给我们。

“他就是这么个男人!”烧饼说这样的男人根本就不像是男人。这两个服务员都不敢再说话,他们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事。

“刘再进。”烧饼在外边大声喊了,说你出来,看看我给你送什么好东西来了。

烧饼喊了几声,刘再进就在面馆里出现了,他的两只手上白白的都是淀粉,是打卤的淀粉。烧饼的喊声太大了,还没有人用这么大的声音喊过自己,他火了,他一下子还没认出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年轻时的情人烧饼。刚要发火,但他马上就明白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谁人了。他已经很多年没看到烧饼了,想不到她还会这么漂亮,只不过比当年胖了一些。

“你来干什么?”刘再进的脸上出现了复杂的笑容,他对烧饼说。

“我给你送闺女来了,给你!”烧饼放开了笑笑耳朵,把笑笑往刘再进跟前跟跟一推。

“什么闺女?”刘再进大吃了一惊,说。

家庭小说

王祥夫著

小说月报杂志友情推荐



董老师发现笑笑不是自己的孩子,就把老婆烧饼和笑笑从屋里赶出来。恰恰他的女人烧饼水性杨花,她带上女儿去找相好的男人,却没有一个收留她们。这时,笑笑不见了,后来被人发现的时候是在洗浴中心。十五岁的笑笑,已经是个不正常的孩子了……

“还有什么闺女?”烧饼说你也不想你还能有什么闺女,你的闺女。

刘再进就再次笑了起来,这次是冷笑,说我什么地方掉下个闺女,是从天上? “是你把她种到我肚子里,然后她从我肚子里爬了出来,我现在把她带来了。”烧饼说话的声音很大,周围的人都听到了。

刘再进马上不敢再说什么了,那些人已经都围了过来,都是些小镇上的熟人,他们的面孔上都带着笑容,他们

明白会有好戏给他们看了,他们停下了自己手里的活儿,有些人是刚刚从菜市场那边回来,手里还拎着各种各样的蔬菜,他们此刻都不急于回家,他们朝这边围了过来。烧饼被董老师赶出家门的事情他们已经听说了,也许,这件事就要结束了。再这么下去,真是太不像话了。

“你胡说什么?谁往你肚子里放孩子了?”刘再进看看周围那些人,用最小的声音愤怒地说。

“是你,你把她十五年前种到了我的肚子里。”

“胡说!”刘再进的声音更小了,但更愤怒了。

“是谁胡说,是你,是你把她种在了我的肚子里,然后她就从我的肚子里爬了出来。”烧饼用更大的声音说:“所以,董老师不要她了,我也不能要,我把她给你送来了!”

烧饼又大声说,刘再进的声音越小,她的声音就会越大,她用手指指了一下刘再进,然后再用手指指去笑笑,但她愣在了那里,董笑已经不在乎了。“笑笑。”烧饼叫了一声,围在她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,人们谁也没提醒她,就在她和刘再进说话的时候,董笑已经穿过了那些朝这边围拢过来的人朝东边跑去了。

“笑笑——这个小王八蛋,我快让她害死了!”烧饼大声说。

“你闺女怎么害死你了,你不是好好儿活在这里吗?”旁边马上有人很不满意地说,说你再这么喊,到最后被害死的也许是你女儿,她已经不小了,你不要把她当作三岁两岁的小孩子,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

“这和孩子有什么关系!”旁边的另一个人说,你们是贪一时的快活风流,是作弊!

海上巨轮谋杀案

2006年5月。豪华邮轮“太平洋翡翠”号。经营这条六万吨级巨轮的上海怡乐邮轮公司遍邀上海各大媒体记者,免费搭乘旅游观光,我是晨星报社被邀请的记者。这场略带工作性质的豪华旅游让我十分快活,唯一的一次不太愉快发生在离开马尼拉的当日下午,就在天光泳池。

中午吃得很饱,我游了一会儿,爬到了浮椅上,四仰八叉一躺,闭着眼睛半梦半醒之间,右腿被什么东西重重砸了一下,整个人也连带着被打翻进水里。我挣扎着从水里站起来,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皱着眉捂着手怒视我。

他看上去至少有六十岁,身材很魁梧,没戴游泳镜,我猜他自由泳的时候把眼睛闭上了,这才撞到我。“怎么,没什么表示吗?”他说。“是您撞的我啊。”我回过神来。

“怎么和长辈说话的呢?没人教过你吗?”老头挥舞起粗壮的胳膊。这时候我们的争执已引起其他人的注意,想想还是不和这老头憋气了,我摇了摇头准备回身上岸。

“揍你这小子怎么啦?”那老人伸手抓住我的手腕。我头也不回,用力一挣,把他带了一个趔趄,又栽进水里。

“别让我再看见你小子。”他爬起来跳脚大骂。这老头的脾气可真是差得很,室友新闻晨报的李建打听了一圈后告诉我,他叫杨宏民,是中国工程院院士,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高级工程师,也是正当红的登月计划顾问,显然在中国航天界,纵然不能算是首屈一指,也绝对是重量级的科

悬疑小说

那多著

新星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一艘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邮轮发生了诡秘的凶杀案,一名中国记者突然成为杀人嫌犯。为了洗脱罪名,他从看守所中逃出,在一宗又一宗神秘事件里,慢慢接近真相。在错综复杂的线索背后,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……

学家。

“太平洋翡翠”号正在由马来西亚驶往泰国途中。约八点多,我觉得有点无聊,决定喝完一杯酒就离开宴会厅。服务生托着酒盘经过,我正要把手里的空酒杯递给他换一杯,却发现玻璃杯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折成四方形的小纸条。纸条展开,白纸上蓝蓝的圆珠笔字迹,一笔一画,很工整的字。“速至右侧甲板,那里有改变你命运的东西。”“改变我命运?”我心里起了个大大的问号。谁家的孩子,

里只是两粒小小的豆子。我觉得我俩也成了死人,此刻正站在地狱门前。

然后哥哥带我过了隅田川桥,去了被服厂前的广场。这里是大地震中烧死人数最多的地方,死尸一望无际,随处可见成堆的尸体。有一堆死尸上面,有一具坐着烧焦了的尸体,简直就像一尊佛像。

哥哥伫立良久,目不转睛地看着它,然后自言自语地说:“死得庄严哪!”不错,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
这时,我已区分不出尸体和瓦砾,此刻的心情倒是莫名其妙地平静。哥哥看我这副表情,说:“咱们往回溜达吧。”我们从这里再次经过隅田川,去了上野大街。大街附近有一个地方聚集了很多人,这些人无不拼命地寻找着什么。哥哥看了看之后苦笑说:“这儿是正金堂。小明,找个金戒指作为纪念吧。”

那时,我遥望着上野山的绿色,伫立良久,一动不动。大火所到之处,没有一点绿色。绿色如此珍贵,在此以前是没有体会的,而且从来也没想过。

结束这趟可怕远足的当天晚上,我以为有一定难以入睡,还会大做噩梦,但头刚刚沾枕就到了第二天早晨了。睡得极香,而且连梦都没有,更不要说噩梦了。

我觉得这事非常奇怪,便告诉哥哥,问他是什么原因。哥哥说:“面对可怕的事物闭眼不敢看,所以就觉得它可怕;什么都不在乎,哪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?”

现在想来,那趟远足,对于哥哥来说可能也是可怕的。也可以说,正因为它可怕,所以必须征服它。这次远足也是一次征服恐怖的远征。

瞧这口气。

电梯把我载到一楼,豪华的大堂里没有一个游客。

走出右侧的门,甲板上很安静,夜晚很黑,我用足了目力,扫视这段黑影憧憧的甲板,看见了杨宏民。我立刻朝他走去,杨宏民瞪着我,破风箱一样的喘息声从他微张的嘴里发出来,我下意识地以为他要对我不利,后撤一步,才发现他胸口插着匕首。

竟然是一宗谋杀案!那么是凶手把我叫来的吗?我顾不得深究,回头大喊:“有人吗?快点来人啊!”

喊了几遍,隐隐听见杨宏民发出喘气之外的声音,连忙转头,见他看着我,嘴唇微微蠕动。“……老鹰……老鹰……老……”他忽地没了声息。

老鹰?这是杀他的人的代号吗?海风吹得我浑身冰冷,我转过身,右手突然发现异常,低头一看,那柄原本插在杨宏民胸口的匕首,现在竟被我拿在手里!这匕首怎么会突然到了我的手中?

太平洋翡翠号改变了原先的航线,转向北,凌晨四点左右,一艘中国海防艇出现在邮轮边,我被押解上去。同行的还有两名船员,这两个目击证人坚称亲眼看见我把匕首从杨宏民的胸口拔出。

“人不是我杀的,真正的凶手还在太平洋翡翠号上。不论你相不相信,小心一些总没有坏处,请留心你的船员和剩下这些游客的举动。”在被喝令顺着绳梯爬到海防艇上时,我对船长说。

实际上,我隐约期望那暗夜里的黑手再干出些什么来,这样的话,我的嫌疑就会大大减轻。